

初，由地方集资，使碑石于故址修复重立。（见图一：《九成宫醴泉铭》碑形）

九成宫，原名仁寿宫，为隋文帝时所建造，唐太宗登基以后，重修仁寿宫，以山有九重，改名为九成宫，唐太宗就在此避暑。当时宫中找不到水源，平日用水皆引自谷涧，这成了九成宫最严重的问题，为此太宗十分忧虑。四月十六日这天，太宗在宫中信步游览，偶然发现西城北面地湿石润，遂用手杖疏通，不料有泉水涌出，即认定为醴泉，为了纪念这一盛美之事，太宗即命名臣魏徵撰写铭文，命大书家欧阳询书丹，然后刻石立碑。有关《九成宫醴泉铭》更详尽的情况和全文译注，请参阅拙作《九成宫醴泉铭探源》。（见图二：笔者家藏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 2.《化度寺碑》

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丹。正书，35行，行33字，约1150余字。立碑时间为唐贞观五年（631年）十一月十六日。王昶《金石萃编》引解缙《春雨集》云：“（北宋范雍）历南山佛寺见断石砌下，视之，乃此碑（化度寺碑），称叹以为至宝，既而寺僧误以石中有宝，破石求之，不得，弃之寺后，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问之，僧以实对，公求得之，为三段矣。乃以数十缣易之以归，置里第赐书阁下。靖康之乱，诸父取藏之井中，兵后，好事者出之椎拓数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根据这段介绍说明《化度寺碑》亡于宋时，此碑翻刻本甚多，惟吴县四欧堂主吴湖帆所藏《化度寺碑》拓本被罗振玉认定是原石宋拓。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曾谈及敦煌发现化度寺拓本一事：“清光绪二十六年道士王圆箎于敦煌东南鸣沙山千佛洞发现1世纪初，西夏人征服敦煌前之秘密石室，内除经卷、书籍古物外尚有碑刻四种，其一为旧拓《化度寺》剪裱残本，存前226字，至‘擢秀华宗’止。共6页，首页39字，

## 五 欧阳询中楷碑刻文义简介

许多书法爱好者在临习碑帖过程中，注意力只在碑帖的书法方面，往往忽略了对碑帖文义和时代背景的研究，甚至幼稚地认为文义及其时代背景与书法是两回事，这就大错特错了，对碑帖缺乏全面的了解，而单从技法上下工夫，将来有可能沦为写字匠。前文“气韵”一讲中所强调的书家的文化素养与本文进而强调对碑帖做全面研究的主张是前后呼应的，较之后者对研习书法的作用就更为直接。

古代的书法家，无一例外都是大学问家，他们对碑帖文义一目了然，时代背景谙熟于心。他们又多是金石考证学家，有大量的碑帖文章原就出自他们之手，因此说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今人要研究继承古代的书法，必须同时研究古代书家的人、文、事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身后影响。然而，本书毕竟是以论述欧楷技法为主题的一本专著，这里只能简要地介绍一下欧阳询中楷碑刻的文义梗概，以期引起初学者对碑帖研究的兴趣。

本文下面介绍的是欧阳询的六种中楷碑刻，即《九成宫》、《化度寺》、《皇甫诞》、《虞恭公》、《兰亭记》、《阴符经》。

### 1.《九成宫碑》

全称为《九成宫醴泉铭》。今在陕西麟游县。书籍记载多为“唐贞观六年（632年）四月刻”，实际上述时间为唐太宗发现醴泉的时间，根据碑文所载魏徵之官职为“检校侍中”，本纪在贞观六年五月，所以刻碑时间至早也在五月以后。碑文为魏徵撰，欧阳询书，正书。24行，行49字，额阳文篆书“九成宫醴泉铭”六字，与后文1100余楷字皆出自询公一人之手。碑高七尺四寸，宽三尺六寸。传世宋拓甚多，后被凿损30余字，至清代碑断为五截，又曾几经剜刻，碑文字迹模糊，面目全非。上世纪80年代

行77字，约2800字，是现存欧阳询碑石中字数最多者，同时又是碑文残缺最严重者。常见拓本不过千字，仅全文三分之一许，因此无法通读。《墨林快事》载：“此碑已久坏，下大半皆漫灭不可读。”《金石评考》亦云：“此断碑已亡其半，名字皆莫可考。”笔者于1986年秋，偶见成都古籍书店影印发行的《虞恭公温彦博碑》，字数远远多于前见诸拓本，约近两千字，细读可略明其大意。更令笔者惊喜的是此本椎拓甚精，欧公笔意毫厘无失，远胜诸拓，信为上品。所遗憾者该帖前后缺少序跋，亦无出版说明。以致完全不明出处，然确属询公杰作无疑。（见图五：《虞恭公碑》精拓影印本局部）

《虞恭公碑》的大概文义内容主要是介绍温彦博之家史概况与其忠君尽节之操行。关于温彦博其人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将其生平简介于后，以有助于书法爱好者通解碑文：

温彦博（575—637）唐初并州祁县人，字大临。兄名大雅，字彦宏，弟名大有，字彦将，兄弟三人皆隋唐时期忠义之士，名重当世。温彦博于隋末时从罗艺为司马，后归唐，官拜中书侍郎。武德八年（625年）受命进攻突厥，任行军长史，兵败被俘，忠节不变，后被迁于阴山。至唐太宗即位后乃回朝，贞观四年，迁中书令，封虞国公。谥曰恭，终年63岁，陪葬昭陵。有文集20卷，今佚。

笔者曾有一段不能忘怀之往事，愿告之读者，抑或有益将来：1989年4月，我与胞弟英章联袂访日，于横滨市“神奈川县第十七届书法展”中结识日本书家铃木清雪先生，翌日，铃木清雪拿来两册碑石拓本与我兄弟共同观赏，其一为欧阳询楷书《兰亭记》（后文专题介绍），其二为欧阳询楷书《虞恭公碑》，全文只残缺两个字，实为唐拓本。此两件皆可谓旷世之宝，属海内外之孤本。

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余5页为英人斯坦因所得，现藏英国伦敦。”但王壮弘依然认为敦煌本亦为翻刻本：“除吴氏本外，余皆为翻刻本。”然吴氏本在吴氏之前，曾辗转于王孟扬、成亲王之手，据精鉴者翁方纲认定，是本亦属翻刻本，遂成聚讼。笔者虽不敢妄做定论，但观其拓本之精，字数之多，气象之宏伟，皆以吴氏藏本为上，临《化度寺碑》应以此入手。（见图三：吴湖帆所拟《化度寺碑》碑式）

关于《化度寺碑》的文义内容已很难做出准确的介绍，原因是所传拓本皆字数不全，至多者为吴氏本，也仅存900余字，由于碑石残缺严重，致使诵不成文。王昶《金石萃编》云：“诸家跋语但盛称率更书法之精妙，而与建塔立碑原委未暇详及，故节取其文，以备考证。”可知前人也因碑文不全而未详解文义。笔者曾细审碑文，虽是断石残损，剥泐严重，但尚能略知其大意。碑文基本分为四段：首段概言佛教普度众生之要义，次段继言邕禅师之家史以及自幼遁入空门学道之诚，后人深山“避时削迹，精研佛法”。至三段，是碑石残缺最为严重之处，文中提及“魏州信行禅师”后，则漫漶之处多多，以至难解文义，这里也正是《金石萃编》作者王昶最为困惑之处，碑文中所言“终于化度寺春秋八十有九”云云，不知是言邕禅师还是指信行禅师，若按文推之，应指信行禅师，若以题论之，此指邕禅师。由于文残而意断，使王昶无奈，只得“以备考证”而已。末段为铭，本是一种文体，一般为四字一句，属韵文，大意是总结性地为已故高僧歌功颂德。（见图四：吴氏四欧堂藏宋拓本《化度寺碑》局部）

### 3.《虞恭公碑》

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亦称《温彦博碑》，岑文本撰，欧阳询书丹。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十月立。在陕西礼泉县，正书。碑高一丈一尺七寸五分，宽四尺四寸。36行，

详出处，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皇甫君碑》的文义内容主要介绍了皇甫诞的家史和被害过程，于志宁用了大量篇幅为皇甫诞歌功颂德，文辞华美，情意悲壮。为使广大书法爱好者更多地了解碑文和皇甫诞其人，现将皇甫诞生平简介如下：

皇甫诞，字玄宪（《隋书》载为玄虑，当以碑为准）（554—604），安定朝（zhū，音朱）那人，隋时为官。周毕王引为仓曹参军。高祖受禅为兵部侍郎，迁治书侍御史，朝臣无不肃惮，后拜并州总管司马。时隋炀帝之弟汉王杨谅为并州总管，对皇甫诞甚为敬重。及炀帝即位，杨谅发兵作乱，皇甫诞数次谏之不纳，后皇甫诞大哭斥责杨谅，被杨谅囚禁入狱，遂屯兵清源，与隋臣尚书左仆射杨素交战。时有主簿豆卢毓将皇甫诞营救出狱，并合谋闭城抗拒杨谅。杨谅兵败回并州，攻破城关，诞遂遇害。炀帝封其弘义郡公，谥曰明公。《隋书》有传。但《隋书》与碑文记载在原籍和官职方面略有出入，学者多倾向于碑记。

在对《皇甫君碑》的考证方面，多在立碑的年月问题上发生分歧。因其碑文末书立碑年月，且字之风格与《九成》、《化度》差异较大，表现得更为坚挺清瘦，故明安世凤《墨林快事》云：“此立于隋日，乃少年所书，宜其文采之流利而神情之鬯适，与其暮年奉敕矜持者不同也。”清蒋衡《拙存堂》亦云：“《皇甫碑》乃欧阳信本少作。”其实细读碑文则可知《皇甫君碑》并非欧阳询少年之作，据旧唐书记载撰文者于志宁之官职“左庶子”是贞观三年太宗所封，此时欧阳询年已73岁，《皇甫君碑》岂能是少作。此外，碑文中所述皇甫诞之子皇甫无逸之官职一滑国公，也皆于唐时所封。另据碑名和碑文中“隋”字的写法便可断定是唐时立石。隋代以前“隋”字多加“辶”为“随”，至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鉴于周、齐奔走不宁，因去“辶”为“隋”（参看《辞源》）。至隋灭，

当天，铃木清雪将《兰亭记》之复印件分赠我兄弟各一份，但对《虞恭公》则闭口不谈。于今只留下我当场观赏《虞恭公》拓片时的照片，现刊附于后。此照片虽难现原拓全貌，尚可略睹一斑。倏忽14年过去，往事记忆犹新，但愿是拓无恙，抑或将来能公诸于世，以共飨同道。（见下图：笔者与唐拓《虞恭公》，后起第一人为笔者，正在躬身凝视）



#### 4.《皇甫君碑》

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亦称《皇甫君碑》。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丹。无立碑年月，碑在陕西西安。碑高七尺六寸，宽三尺八寸。正书。28行，行59字。额篆书“隋柱国弘义明公皇甫府君碑”。

《皇甫君碑》虽然残损也很严重，但旧拓本中尚有全文无失者，故而文义内容易于了解。笔者曾就此做过全文译注工作，但仍有极少数语句难以查明，如“牛亭始卜，马馥初封”等句尚不

皆出自此君一人之手。所不同者，题签落款为“岳小琴”，而序言之落款似是“岳琪”二字之连写，但铃印中仍用“岳小琴”。估计作序者应是姓岳名琪字小琴，但几经查阅历代书家史典，至今尚未获得半点有关岳小琴的资料，只能从其书法风格方面和落款的年份上判断为清末至民国时期人，除此之外几乎对岳氏其人一无所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会摸清这个人的底细。

现在就让我们来品味一下岳小琴这篇美妙的《兰亭记》序言并通过它来接近欧阳询神秘的楷书《兰亭记》。序言全文如下：

此拓余向未寓目，至信本是否曾有大字本体书，本著录无征，难于据定，真修原不可知，后人谁之所摹临亦无从考究，惟笔法确是信本规模。末尾年款前另书一“列”字，鄙意妄揣或信本曾以本体书过多本，以临写遍数列次，俾自覩其进境，亦未可定也。究之此本刻精拓旧，于欧阳本来面目，毫不失真，笔法亦尚挺秀，纵后人所临，亦尚未易造斯精诣，颇可观也。又细审序内“故列叙时人”句之“列”字脱漏，或补于后耳。然见之亦不肯释手，妙在所费无几，姑留存备览，较买庸医苦剂尚胜一筹也。一笑。庚寅正月廿七日 岳琪（落款用印，阳文：“岳小琴审释珍藏秦汉六朝金石文字印”。）

先谈一谈岳小琴的书法。从书法风格上来判断书家的生活年代，一般说是可信的，如晋人的书法多表现为潇洒飘逸，隽永温秀，虽以二王父子书法最为优秀，但总体书风基本如此。唐人书风则多表现为规范严谨，刚毅挺秀。宋人书风又多表现为宽松明快，率真纵放。此虽为时代书风，但又不当以此来限定每一书家，如唐代张旭与怀素之草书，那种明快放纵远过宋人，而宋人蔡襄书风温秀，法承二王，又极似唐人。因此在书法鉴赏中，既要晓得时代书风，又不可偏执一隅，所谓“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即是对时代书风的一个界定，但并非绝对

唐时写“隋”复为“随”，《皇甫君碑》即此一例。这个带“讠”的“随”正说明是唐时所为，故《皇甫君碑》实是唐碑无疑。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分析碑文，获取更多唐人立碑的线索。如“叔世艰虞”以及直称“隋文帝”，都是后代指述前代的口气。如此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本文只做提示，不再深论，待笔者对《皇甫君碑》全文得以通解之时，必有专著奉献读者。

关于以《皇甫君碑》的书法风格来判定为隋碑的说法，也是非常勉强的。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论述欧书认为，四碑之风格面目各有不同，“率更书出其不穷，《化度》之渊穆，《醴泉》之华贵，《虞恭》之峻洁，此碑（《皇甫》）之森秀”。往往书家在不同的环境和心境下会有不尽相同的书法表现，尤其像欧阳询这样八体尽能的书法大家，更会“出其不穷”，随心所欲，若仅以此划分时代，则惟恐失准。（见图六：笔者家藏《皇甫君碑》精拓本局部）

### 5.《兰亭记》

人们所熟悉的定武本《兰亭序》是欧阳询依据王羲之行书《兰亭序》的临本。本文所介绍的《兰亭记》则是欧阳询的楷书字迹。《兰亭序》与《兰亭记》虽有“序”与“记”之异，实际文字内容是一致的，只是在书体上有楷、行之别。1989年春末，我赴日办展之际，结识了日本书家铃木清雪，才第一次见到《兰亭记》的原拓，显然字迹比影印本要生动许多。我当即询问拓本之来源，据铃木讲他是在“文革”时期于上海一老姬手中仅以12元人民币买到的。我当时就感到一阵心痛，真不知“文革”时期糟蹋和流失了多少国宝。次日，铃木送我兄弟每人一套《兰亭记》复印件，晚间我在下榻处，反复观赏，果是询公字迹，铁画银钩，世间异宝。在观赏《兰亭记》的同时，使我更为留心的是拓本前有一篇序言，署名岳小琴，并且题签作序

## 6.《阴符经》

全称《黄帝阴符经》。欧阳询所书《阴符经》分中楷和小楷两种，小楷《阴符经》随处可见，而中楷《阴符经》则鲜为人知。笔者藏有此拓本全文以及唐太宗、米友仁等题跋之拓片，故向读者展示并介绍中楷《阴符经》之原委：

《辞源》对《阴符经》的介绍为：“旧题黄帝撰，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六家注，经文380字，一卷。言虚无之道，修炼之术。唐李筌自谓受之骊山老母，疑即筌之伪作。宋朱熹曾作《考异》一卷。宋夏元鼎撰有《阴符经讲义》，以丹法释其旨”。《辞海》亦云：“（《阴符经》）一说为唐李筌所伪托。”但欧阳询与褚遂良等皆为唐初之硕儒，并皆有楷书《阴符经》传世，若将《阴符经》定为唐李筌伪托之作，似嫌武断。有关这方面的论证，我们留做另文讨论，还是书归正传，谈一谈有关欧阳询中楷《阴符经》的来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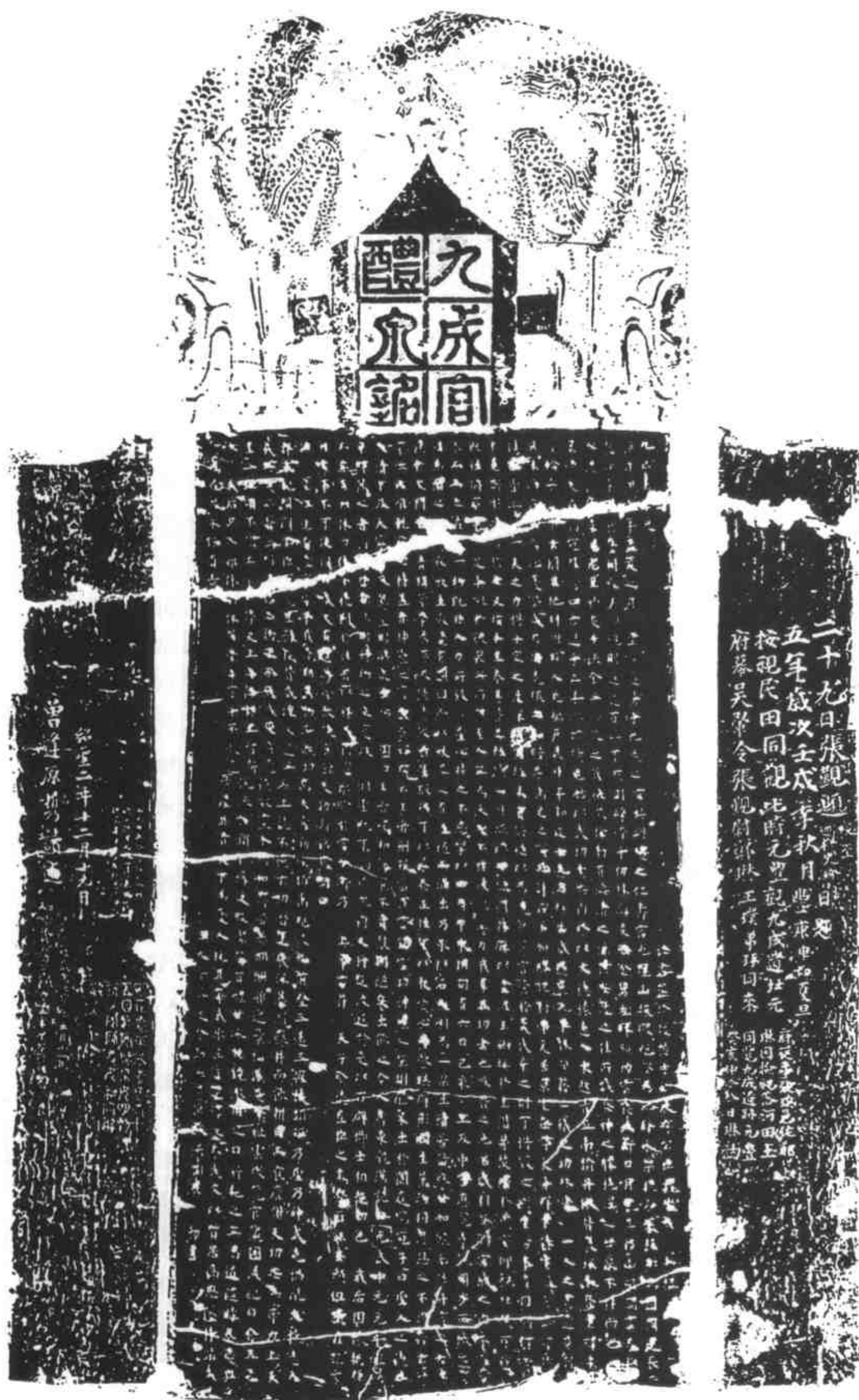
关于介绍欧书中楷《阴符经》的原委，以中国书画报第178期署名许亚骏的文章《欧书〈阴符经〉刻石赏析》讲述得较为详细。摘要附录于下：“贞观五年（632年），欧阳询奉太宗李世民之诏，以寸楷书写《阴符经》全文上、中、下三篇，李世民为之亲笔题序，后世唐玄宗李隆基、宋高宗赵构等亦为之作跋。……欧书《阴符经》由于备受唐、宋帝王们的珍爱，一直被藏于宫廷密阁。南宋绍兴年间，高宗命官任兵部侍郎兼敷文阁学士的米芾之子米友仁，将其摹勒上石。至元天历年以后，欧书《阴符经》首卷及原碑刻均已下落不明。徐州博物馆现存的欧书《阴符经》刻石，是清代铜山人氏杨映权在朝为官时偶得其拓本，悉心收藏至还乡后，请石工高手于道光四年（1825年）再度摹刻上石的。”

据此可知，欧阳询中楷《阴符经》的原石久佚，原拓亦失，只有再度翻刻的《阴符经》碑

如此，具体到某一书家，还必须做具体的分析。本文对岳小琴书法的分析也只能从时代书风上加以判断，结论尚待将来。在清末至民国这段时期的书法正是碑学与帖学双峰并峙的阶段，观岳小琴书法就有碑帖相融的特征，但又明显偏重于帖，其行书用笔极度娴熟，华美流畅，刚柔相济，虽以行书作序，却能从结体和笔法中看出牢固的楷书基础，同时从行书中不断掺入的草字和草书笔意中，又不难看出他在草书方面也具有相当的实力。单就书法而论，岳小琴应属清末民初时一流之书家。另从序中可以察知岳小琴具有丰富碑帖学问和高深的文学造诣。确实《兰亭记》于著录无征，难以考订，因此岳氏也持有怀疑态度，但他细审是碑之书法，感觉到“确是信本规模”、“于欧阳本来面目毫不失真，笔法亦尚挺秀，纵后人所临，亦尚未易造斯精诣。”由此可见岳氏对欧阳询书法了如指掌，虽然缺少史料依据，但他还是认定《兰亭记》是欧阳询字迹，因此“见之不肯释手”。另从岳氏印文“岳小琴审释珍藏秦汉六朝金石文字印”中，又能知道岳氏还是一位金石文字学家，他的学养和书法都应是一代大手笔。然而，由于“字因人贵”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许多书法大家碌碌终生，而默默无闻，尤其是那些与仕途无缘、淡泊名利的书家，惯于独善其身，总是“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北窗高卧，鲜为人知，偶见遗迹，妙笔惊人，却于经传史册，查无此人。此虽有故，但终是遗憾！（见图七：岳小琴《兰亭记序》）

关于《兰亭记》确属欧阳询之真迹，书界对此并无异议，惟有《中国书法大辞典》提出《兰亭记》虽是欧阳真迹，但属集字之作。对此，笔者在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欧阳询楷书兰亭记》的序言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请参阅，本文不做重复。（见图八：《兰亭记》局部）





图一 《九成宫醴泉铭》碑形

石,现藏于徐州博物馆,而至今未见有影印本行世。笔者曾有幸以拙作楷书两幅换得此石之拓片,虽是翻刻之本,却于欧公笔法毫发无失,可见翻刻之中亦有精品,欧阳询其他中楷碑刻如《九成》、《化度》诸碑过早流落于民间,因椎拓过多或天然损坏或遭人为之破坏,以至使碑石严重残缺面目全非,而中楷《阴符经》久藏宫廷密室,摹拓极少,想必碑石完好,原拓亦精良,而翻刻又系高手,故原貌犹存,反比其它碑刻拓本更能显现欧公笔意,因此笔者如获至宝,数年临摹,获益良多。今将拓片影印于后,共飨读者。(见图九:笔者藏欧阳询中楷《阴符经》局部)

作彼竭其力我享  
其功者也然昔之  
池沼咸引谷澗官  
城之內本近水源

图二(二) 笔者家藏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求而無之在乎一  
物既非人力所致  
聖心懷之不忘學  
以四月甲申朔旬

图二(二)



有六日己未至  
及中宮厯覽臺觀  
閑步西城之陰  
躊躇高閣之下  
俯察

图二(三)

厥主微覺有潤因  
而於杖道末之有泉  
隨而涌出乃承於  
石檻引為一渠其

图二(四)



此碑年每行十字工部舊遺天度寺年每行十字約二尺三寸強  
廣以廿五行計之約二尺長寸左右



化度寺碑式

化度寺故僧邑禪師舍利塔

蓋聞人靈之貴天家攸憑秉仁義之  
端宗其道者三教殊源異軌類聚群分或  
控鶴乘鸞有繫風之諭滄霞御氣致捕影  
運弘濟群品極衷妙而為言冠玄宗以立  
神交貽照靈心澄神禪觀則有化度寺僧  
有周氏積德累功慶流長世分星判  
明典禮禪師舍靈福地擢秀華宗  
發自髫年仁心救蟻始於壯歲口覽  
觀入室精勤不倦聰敏絕倫口覽  
肩釋典風鑒疎朗豁然開悟聞法  
或行勤苦道標方外聲溢區中  
嘗撫禪師而謂諸門徒曰五真  
托進震後屬周武平齊像  
巖之下膏茅成室靠蒙薛器  
為群猛驚毒蟄之徒潛形  
奇禽異獸措集庭宇俱  
之子時有魏州信行禪師  
之反習當根之業知  
所聞也宜盡弘益之  
禪師被初微名乃  
觀五年十一月十  
其月廿二日奉  
行禪師靈  
指而未彫

體道藏器未若道安之遊其  
主及遺袖淨土委質陀林四部奔馳十方  
景行乃述銘云  
表法性自有成空從凡入聖于昭大士進  
真累明成照積智為津行識非想禪  
靈應無像神行匪速敢彼開導去茲  
人忘已真宅斯存刹  
淨域

聖文 年更令  
窮理盡性通幽洞微  
功勞而實要文勝則史禮煩  
於察報應之方窮死生之變大慈  
唯真如之設教焉若夫性與天道辨協  
禪師者矣禪師俗姓郭氏太原介休人昔  
潘維蔡伯喈云播者郭也播林乃文王所  
祖憲荆州刺史早擅風猷父詔口陵太守深  
弱齡神識沉靜率由至道冥符上德回戩成塔  
業門多貴仕時方小學齒曾上庠始自越度使  
尤明老易然雅有志尚高邁俗情時避僧寺伏  
微妙毛髮同喜瞻滿月之圖像身心俱淨於是  
入道於郭西雲門寺依止稠禪師稠公禪慧通口  
暗技欣然驚異即授受禪法數日便詣幽深稠公  
念盡在此矣頭陀蘭若畢志忘疲仍來往林憲山中  
衣餌木澹松嘗無麻麥之飯三徑斯絕百  
教心疑聽受及開皇之初弘  
之異人為玄門之益  
濟度為先  
告行百  
皇九年信  
持徒眾以貞  
贈常追福即口  
其舍利起塔於  
俱盡五百具或凌  
寓形巖穴高步京華  
天慧遠之在廬山折檻  
豈上寢歌輟相口損珠  
心德潤慈雲心懸靈鏡  
觀盡三昧情銷六塵口  
絕有憑群生仰福風火  
樂永謝口口重昏

丁卯之春以閩中陳湛生先生之介得去果買東唐東士拉定化度寺塔後營面文凡廿五行每行  
廿三字或前或後據碑存原約定年之末先有在因重撰據于右第二行款式為年以不庶于右  
字不為三字庶生相並年更令年字與相並之下祇一橫第七行齊像上有佳林憲三字義理  
似有誤在斯處事以在行字下空一橫贈事追福四字齊像三橫以第廿六行首之三其月書于中  
王行之末廿六行以廿二日起行奉字下曲處意欲連行禪師重塔數字俱可微其誤余不之  
新文應依處按定在面于化度寺石或不敢一齊果願也皆達有以否為吳湖帆記于四欲堂



图三 吴湖帆所拟《化度寺碑》碑式



窮理盡性通幽洞微  
端宗其道者三  
殊源異軌類聚群分或  
功勞而宜要文勝則  
史禮而  
有繫風之諭  
霞卿奉致

图四(二) 吴氏四欧堂藏宋拓本《化度寺碑》局部

禪觀則有化度寺  
師者矣禪師俗姓郭氏太  
原本休人昔有周氏積德  
累功慶祿長世分星判  
部一師神乃文王所咨郭

蕭維蔡伯喈云郭七字紙墨傷散經前人隨意描填大失神思



图四(二)





图五(二) 《虞恭公碑》精拓本局部





图五(二)

之邪思規人之匪  
彝善辭令而絕毀  
譽繩繆繆而萬德  
義位高矣持以慈  
和祿厚矣若以儉

图五(三)





图五(四)



顧激清風於後葉抗  
名節於當時者見之  
知義明公矣君諱誕  
字玄憲安定朝邯人

图六(一) 笔者家藏《皇甫君碑》精拓本局部

也昔立効長丘樹績  
東郡太尉裂壤於槐  
里司徒胙土於而門  
是以車服旌其器能

图六(二)

茅社表其勲德銘功  
衛鼎騰美晉鍾盛族  
冠於國高華宗邁於  
藥郤備在史牒可略

图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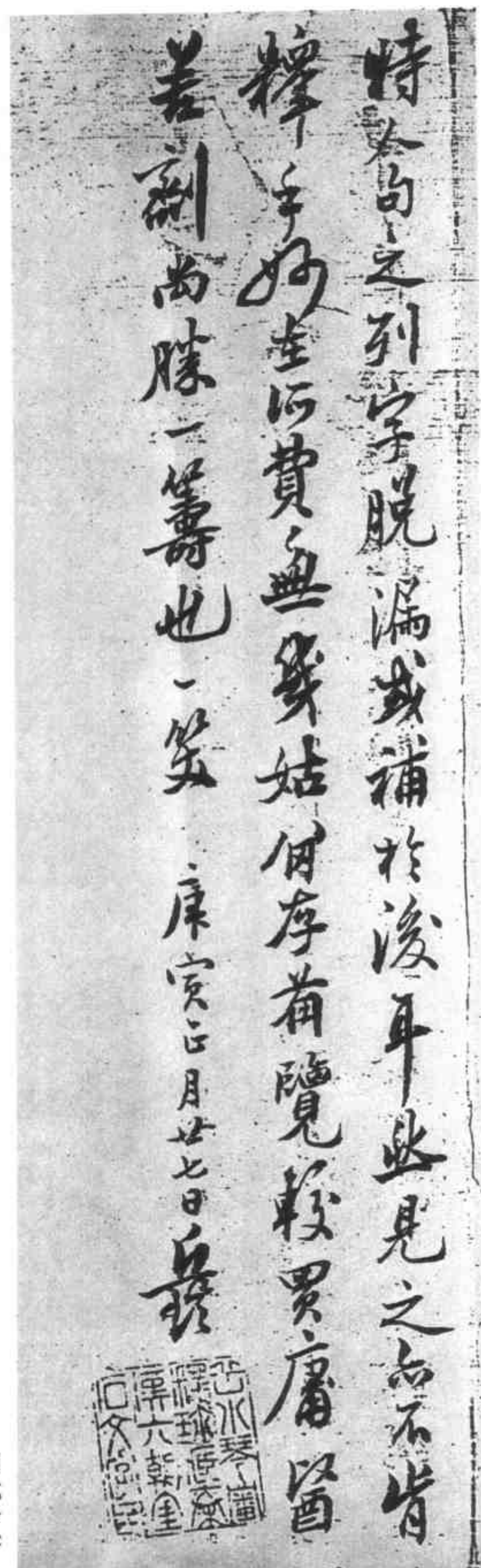
言焉曾祖重華使持  
節龍驤將軍梁州刺  
史潤木暉山方重價  
於趙璧媚川照閼曜

图六(四)

以拓余所藏之唐日至信本是否曾有六字本體書本  
 著錄無徵難於据定真僞原不可知後人誰之所  
 極臨亦無從攷究唯筆灑確足信本規模末尾  
 年款前另書一列字郵意妄揣或信本曾以  
 本體書過多本以臨寫遍數列次俾自覘其遠  
 境亦未可定也完一此本刻精拓舊於歐陽本  
 末面目豪不失真筆法亦尚挺秀縱後人所臨  
 亦尚未易造斯精詣可觀也又細審序內故列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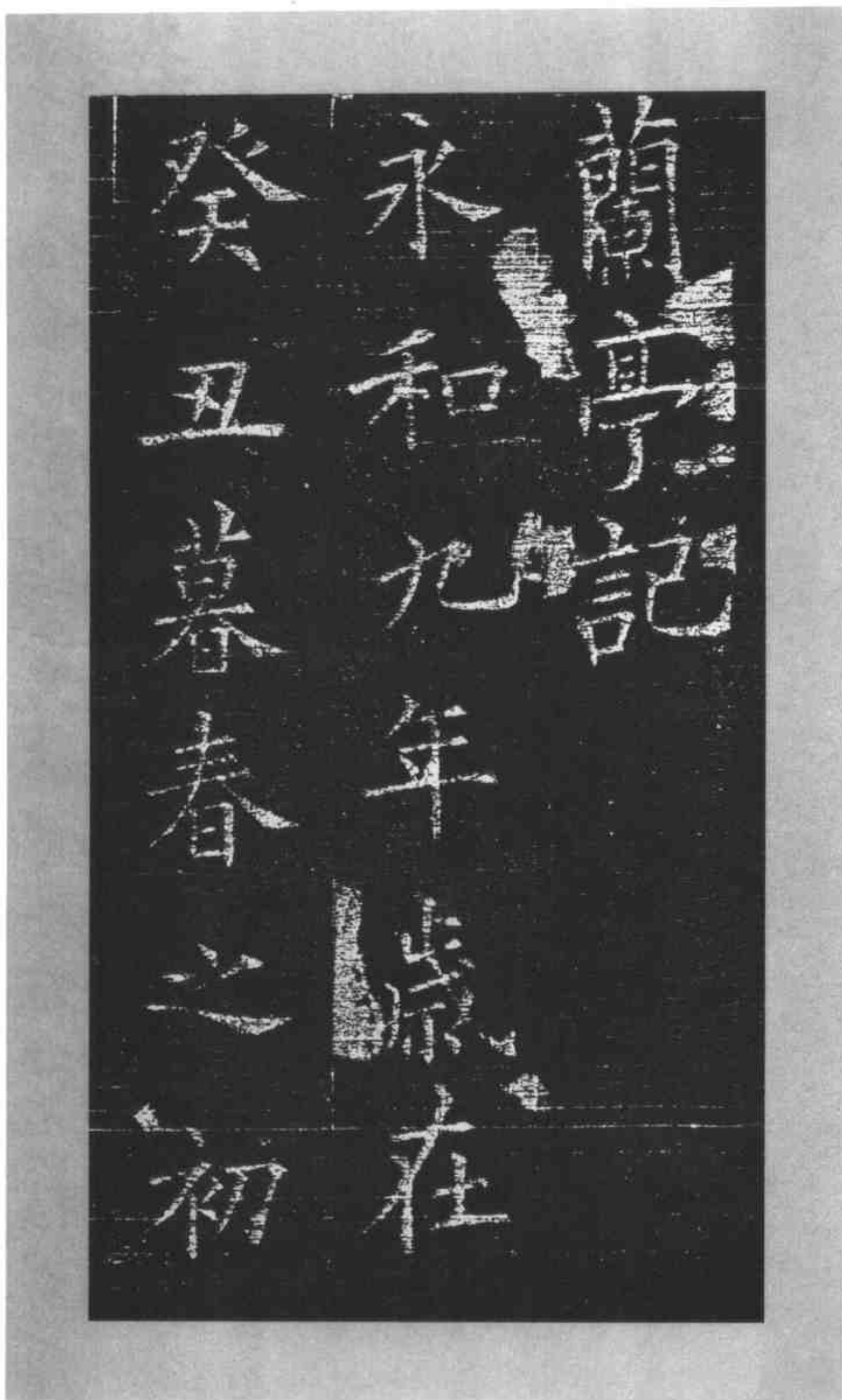
图七(一) 岳小琴《兰亭记序》全文





图七(二)





图八(二) 《兰亭记》局部

會稽山陰  
之蘭亭  
也群賢畢至  
少

图八(二)



天威集此地有  
崇山峻嶺茂林  
修竹又有清流

图八(三)

激引水  
端映  
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間雖

图八(四)



黃帝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  
行盡矣天有五賊

图九(二) 笔者所藏欧阳询中楷《阴符经》局部

見之者昌五賊在  
心施行於天宇宙  
在乎手萬化生乎  
身天性人也人心

图九(二)



機 移 定 機  
龍 星 人 也  
地 易 也 立  
起 宿 天 天  
陸 地 發 之  
人 發 殺 道  
發 殺 機 以

图九(三)



殺機天地反覆天  
括人以愚靈聖我  
以不愚靈聖人以  
奇期聖我以不奇

图九(四)